

人生 撷英

学海 星光

《党的女儿》熔铸红色血脉

孙丽英



▲孙丽英在歌剧《党的女儿》中饰演女共产党员田玉梅

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能以艺术创作的形式为弘扬党的光辉历史出努力和贡献，是我一生的荣光和幸福。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去，依靠一代又一代歌剧人的奋斗，把《党的女儿》这些充分反映党的历史的优秀剧目传承下去，传播开来，以文艺为载体，熔铸走向未来年轻一代的红色血脉。

“参天之本，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最近召开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鼓励创作党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我作为一名多年来从事主旋律民族歌剧艺术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反复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深感字字千钧，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经过中国民族歌剧艺术工作者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开拓，中国民族歌剧舞台上涌现出一大批反映党的历史的优秀剧目。其中，《党的女儿》就是这样一部直接反映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英雄气概的优秀剧目。《党的女儿》由著名剧作家阎肃，作曲家王祖皆，张卓娅等根据上世纪60年代的同名电影改编而成。这部歌剧描写的是1935年红军北上抗日，江西苏区杜鹃坡处于白色恐怖中，女共产党员田玉梅死里逃生，坚持带领群众与敌人斗争，为了保护乡亲给游击队送盐而被敌人抓住，最后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的故事。在歌剧艺术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这部歌剧已在全国各地演出了800多场次，直接观众达80万人。进入新媒体时代，通过视频转播和短视频推送，《党的女儿》形成了更大的传播范围，在歌剧爱好者群体中，在青少年中

特别是经过巡回演出的高等院校的校园中形成了强烈反响，成为各级党团组织生动有力的党史教材。

我在中国民族歌剧《党的女儿》中先后饰演过桂英和田玉梅，获国家“文华表演奖”“梅花奖”和第六届全军文艺会演表演一等奖。多年来饰演《党的女儿》中的女共产党员，使我一直浸润在党的历史长河中，浸润在共产党人的思想脉络中，浸润在革命斗争的场景再现中，深感到心灵不断受到震撼，灵魂不断受到洗礼，精神不断得到升华。每一次演出《党的女儿》，我都被剧中所饰演的角色所融化，当我与角色融为一体后

又进一步融化了观众；每一次演出我都泪水和汗水交织，而这种状态下的演出能够真正地感动观众。我一直这样告诫自己，要先从情感上、理智上、行动上做好党的女儿，才能真正地演好民族歌剧《党的女儿》；要真正地把党的女儿的艺术形象牢固树立起来，才能真正地影响观众和打动观众，完成好我的艺术使命。

那么我该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我在长期饰演《党的女儿》女共产党员田玉梅和担任《党的女儿》导演组织排练的过程中，一直在努力探索着田玉梅的精神世界，一直在思考着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所在，最终形成了一个对于《党的女儿》剧中主要角色、女共产党员田玉梅比较系统的认识。首先，田玉梅的身上充分体现出共产党人无畏艰难、浴血向前的英雄气概。当杜鹃坡笼罩了白色恐怖，田玉梅死里逃生后，她怀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心中毫无畏惧，“血里火里还魂”，“我要和你们拼一拼”，发誓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充分体现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二是田玉梅身上充分体现出共产党人无畏风险、迎难而上的斗争精神，田玉梅从刑场返回杜鹃坡后，按照老支书告诉的“党内有叛徒”查找叛徒时，遇到了疯癫状态的桂英和狡诈阴险的叛徒马家辉。

重困重难面前，田玉梅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与叛徒马家辉斗智斗勇，并唤醒桂英，最终揭露了叛徒的真面目，保护了游击队的安全，充分反映出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宝贵精神。三是田玉梅身上充分体现出共产党人心系乡亲、扎根百姓的群众意识。田玉梅在受到叛徒马家辉诬陷蒙受冤屈的情况下，坚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最终依靠七叔公和桂英揭露了叛徒，消灭了叛徒，为游击队筹到盐巴并将情报送给游击队，靠的就是群众的力量，这本身是以我们党坚持相信依靠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的真实写照。四是田玉梅身上充分体现出共产党人相信组织，依靠组织的组织观念，《党的女儿》剧情发生后到下半场田玉梅面临要为游击队筹措盐巴和送紧急情报的艰巨任务时，田玉梅没有单枪匹马、单打独斗，而是提议成立了战斗小组，依靠党组织的力量开展工作。

当舞台上红色的光线下，田玉梅、七叔公和桂英举起右手表决和宣誓时，全场观众都为这个战斗小组成和这个感人的场景热烈鼓掌，充分体现出大革命时期党组织的坚强有力是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最后，田玉梅身上充分体现出共产党人视死如归、慷慨就义的牺牲精神。当田玉梅为掩护乡亲给游击队送盐不幸被捕，她笑对青山，高歌未来，用“万里春色满家园”的憧憬充分展现出共产党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伟大牺牲精神。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无数革命先烈就是以这种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和丰功伟业。

当我饰演的田玉梅这位女共产党员从这些层面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后，我心中的田玉梅栩栩如生地站立了起来，最终融化成艺术形象献给观众。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能以艺术创作的形式为弘扬党的光辉历史出努力和贡献，是我一生的荣光和幸福。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去，依靠一代又一代歌剧人的奋斗，把《党的女儿》这些充分反映党的历史的优秀剧目传承下去，传播开来，以文艺为载体，熔铸走向未来年轻一代的红色血脉。

（作者系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

他就像一团火

——东生同志追思会记述

刘祖禹

东生，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29年中秋节生于安徽天长。2020年5月4日去世，终年91岁。生前任中国记协书记处成员，1991年离休。2020年9月25日，东生去世后145天，一些他的亲朋好友聚集一起，召开了对他的追思会。宋健（原国务委员）、逄先知（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朱佳木（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柳斌杰（原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等十数人出席，我忝陪末座，也在场。

东生194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从山东赴延安，在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工作，转战陕北。1949年在中宣部工作，抗美援朝期间赴朝鲜任翻译。1953年至1958年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学习，后任中国青年报驻苏联首任记者。1961年至1975年任胡乔木秘书，后又任新华社驻上海分社记者、党组副书记，人民日报社记者。1984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先后创办中国新闻出版社、《桥》杂志社，1988年获《新闻事业积极贡献》荣誉奖，1987年任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离休后又参加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编写组的工作。从1945年到去世，东生在革命工作岗位上奋斗了70余个春秋。

追思会在深切缅怀的庄重氛围中举行。东生的堂弟黎虹同志主持追思会。他详细地介绍了当年他和东生在一起度过的苦难的幼年生活。在10余岁的少年时代，他们兄弟俩即联袂从山东出发赴革命圣地延安，一路上颠沛流离，历尽坎坷；但兄弟俩矢志不渝，奋勇向前。正是在这种初心不改的高昂的革命精神驱使下，他们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红色延安，完成了一次从山东到延安的“长征”。黎虹是这次“长征”的亲历者，他的细致详尽、感情满怀的发言，深深搅动了全体与会者的心田。

这次追思会特色鲜明。一是不同于以往一般的追思会，往往只是一般的对追思对象的赞誉，而是全面、辩证、有联系地分析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既讲长处，也讲短处，让人听了格外走心；二是对追思对象有一个主题词来概括：“像一团火一样”，很准确，很真实，一如东生本人。对东生进行两分法的追思是逄先知同志的发言中提出来的，得到与会者的普遍认同；对东生用“一团火一样”来概括其人其心，是宋健同志提出来的，也成了与会者的共识。

首先是黎虹诵读了东生的故交戴顺智同志从南京发来的一首题为《缅怀——读东生回忆录“人生如歌，为谁而歌”有感》的诗篇。这个诗篇就对东生的精神世界进行了两分，内容如下：热情澎湃/文笔流畅/历史翔实/文脉宽广/经历可贵/富有理想/实践奋斗/锻炼成长/刻苦好学/见多识广/韧性战斗/百折不挠/青年楷模/老年榜样/过于心急/容易上当/慎之戒之/不损光芒/缅怀挚友/为党歌唱。宋健，作为与东生共在莫斯科留学时交往颇深的学友，在发言中说到他对东生的印象是“一肚子理想，满脑子热情，一辈子像一团火”。他说，东生对党充满信心，东生是把党当作自己的亲生母亲一般对待的。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我把他看成在党哺育下成长的一个典型。他理想太多，幻想也太多。东生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他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产。朱佳木同志说，东生经历了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及改革开放，他是一个小老革命。我和东生相识也晚，是忘年交，感情是相通的。柳斌杰同志说，东生对党的忠诚，这一点我印象很深。但正如列宁所言，一个人的缺点往往是其优点的延续。东生能开拓，但不善守成，有激情，但不够严谨。他有韧性，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路坎坷。东生是一个

值得纪念的人。他一生写作400余万字，他是用全部精力投入写作的。他写的“巍巍昆仑”，是别人不可替代的作品。柳怀祖说，东生善良可爱，是怀有革命激情的党内好人。他有一种爆发式的激情。但他办事却如同熊瞎子掰棒子，掰一个就丢一个，往往办不成。逄先知同志先讲了这次追思会的看法。这次追思会的开法与往来的不同的看法正是他提出来的。他说，作为共产党员，革命激情，要同韧劲相结合。但在困难中要看到希望，要不忘初心，对追求的目标绝不能动摇，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像东生那样热爱党，也要像他一样不动摇。胡木英同志说，东生写了沙石峪改天换地的通讯。沙石峪漫山遍野都是石头。我那年去那里学习参观，就是带了土去的，多少给它添一点土，也好嘛！我为沙石峪的变化深深感动。东生的那篇通讯，不亚于当年焦裕禄改造兰考的那篇通讯。东生确实像一团火，干什么都是激情，我总觉得他同年轻人一样，不觉得他是一个老人。他用一团火的精神创作了《巍巍昆仑》这样一部得到国家级奖励的巨著，是党的文学史上的一块丰碑，具有十分巨大和积极的社会影响。李晓都（东生之子）说，和爸爸相处，一说到党、毛主席，他总是跷起大拇指，他的信念是渗透进骨髓里的，不会变。对当前社会上一些人干一切都从博取个人利益出发，他很愤慨，也很忧郁。为此，他得了忧郁症。他一生廉洁，身后，只剩下区区两万元钱。他得的稿费不少，但他一有钱就买书，买了书就送人。他对家人，对家乡，充满了深情，一辈子如此。4月底，他躺在病床上，对别人说，一切都结束了，5月4日，他就悄悄走了，真让人痛心。那一段时间，我每天给我发微信，都是量血压的数字，天天如此，我骤然悟到，这是他想把一切都托付给我了。我一定会担当起他的托付。我也在会上作了追思。今年5月间，我曾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东生的悼念文章，讲到东生的敬业和勤奋，他的忠诚和坦荡，他的广交际、重友情，也讲到了他的某些短处和瑕疵，文章最后，我讲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东生用自己的辛勤和智慧，立志为后代留下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用自己的苦心完美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让我们永远把东生记在心里！

这个追思会确实不同寻常。对东生的二分，还原给人们一个真实的东生，东生活泼泼地仿佛就站在大家当面，他将牢牢记在人们心里。

大家 小说

记金波

高洪波

如果我们循着金波的诗笔前进，还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到沙滩捡贝壳，在密林里采集树种，在山冈上点燃熊熊的篝火……新中国少年儿童丰富多彩的生活，构成了金波世界的主要轮廓。可以说，金波是怀着一颗充盈的爱心去关注、去表现这一世界中的每一分子的。

和金波聊天是一种享受，听他用慢条斯理而又逻辑鲜明的话讲述诗歌和孩子的关系，又自己和他人作品的得失，以及当北京市劳动模范时的偶然与必然，用一句俗到家的话来形容：如坐春风。

当然，金波的魅力还在于他的诗写得好。他的儿童诗精美纯净，抒情味儿浓，让人爱不释手。我曾经用几个晚上研究金波的儿童诗，翻来覆去琢磨金波的秘密，他怎么写出像《绿色的太阳》这样的诗来的？这首诗借一个孩子的口吻，写出了缤纷的色彩：孩子从奶瓶认识了洁白，从苹果认识了鲜红，从晴空认识了蔚蓝。当小主人拿起蜡笔时，金波这样写道：

我画彩色的棉花，
为了给小妹妹们
去做花衣裳；
我画透明的海洋，
为了看清海底的宝藏。
结尾更令人叫绝：
再画一个绿色的太阳，
为了让夏天凉爽。
“绿色的太阳”，也亏金波想得出来！

记得当时我花了几个晚上的工夫也没能看透金波，脑子里依然混乱一片，金波自己却无意中透露了自己的秘密：“我写诗从来是倒着写，从尾巴写起。没有一个好的结尾，我无法进行整体构思！”

我恍然大悟，可不是嘛，诗讲究的是起承转合，但更讲究戛然而止，余音绕梁。

说这话时，已是数年之后。3天之前，我独自闯到金波家，在北京的冬夜，沏一杯花茶，聊聊天，不失为一种乐事。

话题依然离不开儿童诗。尽管这一文学样式不太景气，谈起来总显得有几分沮丧。

金波却不以为然，他拿出自己在陕西未来出版社出版的幼儿朗诵诗集《雨铃铛》，让我看一下印数。我一看，乐了，1.07万册！超过许多小说集的印数，当然，再印3万也赶不上武侠和言情小说。

金波呷口茶，慢悠悠地说：“儿童诗，是少年儿童情感的营养品。如果想让我们的孩子感情丰富，学会爱别人，爱美好的事物，那么诗是最好的渠道。”的确，诗歌能够培养孩子们纯正的文学趣味，通过诗歌的欣赏，可以增长他们的智慧，开阔和活跃他们的思维能力，培养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这样，当他们长大了，在阅读更多的文学作品时，就不至于使自己的艺术趣味过于狭窄；他们就可以从文学艺术中体会作品的优美意境和高尚的情调，而这，正是欣赏文学作品时极为重要的一点。

这就是金波写作儿童诗30年不改初衷的主要动力。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他还是一个爱好文学的师范学院大学生时，他认准了儿童诗这一哺育新一代成长的艺术样式。30年来，尤其进入新时期以来，金波先后出版了7本诗集，在儿童诗歌领域，他是最专注且有创新和超前意识的诗人。他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诗的世界。

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亮晶晶的春雨，林中各种鸟儿的啼鸣，有令人心旷神怡的湖光山色，以及在百花丛中活动着的孩子们；有孩子们野餐所升起缕缕炊烟，有远足旅行的少先队员欢快的歌声。如果我们循着金波的诗笔前进，还能和小伙伴一起到沙滩捡贝壳，在密林里采集树种，在山冈上点燃熊熊的篝火……新中国少年儿童丰富多彩的生活，构成了金波世界的主要轮廓。可以说，金波是怀着一颗充盈的爱心去关注、去表现这一世界中的每一分子的。

我请金波谈谈对儿童诗的展望。金波说，儿童诗其实是很繁荣的，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小诗人雨后春笋般的出现，这是一种奇妙的文学现象，值得认真研究一下。

金波为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选了一本《中国小诗人诗选》，这使他集中阅读了大量小作者的诗。金波认为，如果没有现实生活的强烈的力量激荡着孩子们的心灵，没有新诗创作的活跃空气，就不可能出现这么多小诗人。所以，我们应当把他们稚嫩的作品，看作是我们整个诗坛的一部分，是中国当代新诗发展的一股推动力，尽管这股力量微乎其微。

那么，儿童诗仅仅在小读者中有影响，并不能证明这一文学品种本身的繁荣。金波认为，儿童文学必须与儿童教育相结合，方能有大的发展。当前儿童诗几乎被驱出中小学的语文课本，结果形成恶性循环，教材中不选，老师不备课，学生自然也不感兴趣。其实，美育中如果忽略了文学的作用，是极不应该的。美术、音乐、舞蹈，固然属于美育的范畴，诗歌又何尝不是？可惜直到如今，这一问题也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说到这里，我才想起金波本人也是教育界人士，而且是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有成就的教授。这样一来，金波的意见就格外引起我的共鸣。

我问他最近有什么打算，他想了想，



▲金波

说不久前随作家访问团走了一趟山东，参观了许多令人激动的工厂、油田，可自己最感兴趣的是一个国际儿童村。这是一个国际慈善组织创办的孤儿院，但形式新鲜，由自愿前来当“妈妈”的青年妇女为主，组成一个有几个孩子的独立家庭，彼此间兄弟姐妹相称，“妈妈”负责料理生活。但有一个条件：凡报名当“妈妈”的女子，就不准备再结婚。

金波为这些年轻“妈妈”们的献身精神所感动，他准备写些作品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

怎样写和写什么，金波没说。我想，也许还是还没有一个精彩的结尾吧？

（作者系著名作家，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